

地市一级
是一个承上
启下纵横交错
的政治平台，
政事频繁，人
际复杂。这个层
次的官员不少是
从县乡一步步升
上来的，但主要
领导往往又是
省里下派的，
可以说这是一
个政治人才
的集散地
和中转
站。

官运

肖仁福\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I247.5
777=2



肖仁福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官运/肖仁福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6.1.

(肖仁福长篇小说系列)

ISBN 7-5404-3666-2

I. 官... II. 肖...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6896 号

官 运

肖仁福 著

责任编辑: 谢不周

美 编: 郭天民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4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0.25

字数: 380,000 印数: 30,001—38,000

ISBN 7-5404-3666-2

I·2245 定价: 29.00 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 录

官运 001

好官主义(后记) 316

CONTENTS



省委牛副书记的秘书宋晓波将电话打到高志强的屋里时，高志强正在市委后面的双紫公园里，朝着高处的盼紫亭拾级而上。

只要有可能，每天早上高志强都坚持到室外去走走，活动活动筋骨，呼吸几口新鲜空气。这并非什么特殊待遇，但对于高志强来说，却实在是一种奢侈。高志强曾给已离休的原省委晏副书记做过私人秘书，离开省委大院后，先在临紫市下面的南安县做过半任县委书记，接着升任市委组织部部长，三年后做了分管党群的第二书记，天天被繁忙的事务和找上门来的人缠得抽不开身，难得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如今的人都变得非常聪明，有事并不上办公室去找你，而是直接到你家门口来围追堵截。他们深知领导忙，这里开会那里检查，这里听情况那里发指示，没有几时呆在办公室里。即使偶尔呆在办公室，也常常门庭若市，像医院里的专家门诊，不知什么时候才叫得到自己的号子。常常是早上高志强还没起床，有人就贼头贼脑地在他房门外等着了，或汇报思想，或请示工作，或检举官员腐败，或反映部门作弊，或久不提拨伸手要官，或长期受压鸣冤叫屈，反正都是要找到重要领导才能解决的重要问题。当然也有来送红包的，趁你没注意，把信封往门缝下一塞就走，不过信封里除了钞票还会留下送红包者的高姓大名，这个世上做好事白送人钱财的人恐怕还是不多。

也许是晚上的大雨直到天亮才止住，这天早上出门时竟然没人堵在门口。高志强就松了一口气，下了楼，沿着墙根下的石子小道，信步走出市委大院，然后上了双紫公园。此时整个公园还蒙在濡湿的水雾之中，那满山满坡的绿色也因此显

得更加葱茏和厚重，似乎一伸手就能在空中捞住一把绵绵的雨雾。不时有大颗大颗的水珠自树叶间倏然滑落，脆脆地打在湿地上，打在高志强的身上。他下意识地伸手在头上抹一把，用目光和鼻翼吸纳着那浓郁而芬芳的绿色，然后踩着湿漉漉的石级，向高处的盼紫亭爬去。

上到盼紫亭，再回首下望刚才登过的那两百多级石阶，高志强不禁微笑着点了点头，表示还满意自己。两百多级石阶相当于十层楼房的高度，这么轻轻松松就爬了上来，说明自己体力还不错。是呀，打铁还要本身硬，没有这么好的体魄，应付得了那么一份繁重的工作吗？高志强一边这么想着，一边抬头望望亭檐下盼紫亭三个字，那是典型的颜体，雄浑厚重，入木三分。两边亭柱上的联语也是同一种字体所书，曰：鸟鸣青嶂里，人语画屏中。高志强想，这联语俗是俗了点，好在字还棒，也就容易让人接受了。

又盯着那字瞄了一会，才缓着步绕盼紫亭转了一周。远处是城市高高低低的建筑，以及建筑后面那条似有似无的紫江，在依稀的水雾中画一样缥缈。高志强的目光在远处停留了片刻便收住了，他更愿意多瞧几眼近前这满山的绿色。这是南方的公园里常见的乔木，有枝粗叶阔的梧桐，高大挺拔的松柏，绿意盈盈的樟树，还有芬芳馥郁的玉兰和名贵的桦木，一场夜雨将它们濯洗得更加生意盎然。

在一丛浓重的绿色中间，高志强看到了另一个山头上的亭子。那个亭子的地势比他现在所处的盼紫亭略高一点。那个亭子叫做迎紫亭，和盼紫亭遥相呼应。两个亭子都有一个紫字，双紫公园因而得名。高志强觉得这两个亭子的名字很有意思。两个紫字都是指的远处的紫江，但一盼一迎，却道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境界。可不是么？站在盼紫亭的位置，城市后面的紫江藏头缩尾，只看得见些许片断，自然只有盼的份了。而站在迎紫亭上却有所不同了，那里地形高，加之视角不同，抬眼远眺，那条逶迤而来的紫江仿佛就在眼底。早晨时间不够，高志强一般难得上迎紫亭去，只有休息日的早上或傍晚才会从从容容到那里去走走，闻闻松风，听听鸟语，欣赏欣赏山下的城市风貌和远处那条风姿绰约的紫江。

就在高志强注目高处的迎紫亭时，身后的石阶上响起轻巧的脚步声，有人上了盼紫亭。掉转头去，是一个身着红色运动服的年轻女人，微喘着斜倚在亭柱上，那样子还有几分娇媚。高志强觉有些面熟，猜想可能是大院里哪个部门的，却一时想不起是谁来。年轻女人也发现了高志强，一双黑亮的媚眼抛过来，惊奇地说道：“是高书记您呀！”高志强说：“你是……”女人说：“我是妇联的丛林，您记不得啦？”

高志强一下子想起来了，一个月前市妇联因为两个副主任到龄退位，在县区妇联选了丛林等四个年轻主任，作为市妇联副主任备选人上报到常委。四中选

二，这四个人就暗暗地行动起来，动用各方关系找几个常委领导说情，高志强因为分管干部，接待过十多个说情人。最后连紫源酒厂的党委书记兼厂长江永年也找上了门，力荐丛林，说她是四个备选人中最年轻最有工作能力的，请高志强在研究人事时关注一下。高志强也不转弯，问江永年和丛林是什么关系。江永年坦言道：“是我老婆的亲妹妹。不是老婆多次逼迫，我还不赶紧来跟高书记说这个情呢。”高志强开玩笑道：“怪不得你这么起劲，人家说妻妹妻妹，比妻有味，做姐夫的占了半边屁股。”江永年说：“我可没这样的贼胆，不然老婆还不河东狮吼，要了我的小命？”后来高志强了解了一下，这四个备选人中丛林还确实是最强的，所以常委研究人事时，有几个常委想刷下丛林，让另外与己有关的人取代她，高志强坚决不同意，把四个备选人的具体情况摆到桌面上，一一进行比较权衡，大家也只好认定丛林和另一个姓金的优势相对大些，最后就定下了她俩。妇联由高志强分管，后来市妇联谭主任还带着丛林和那个姓金的去高志强办公室拜访过，恰逢高志强有事准备出门，只匆匆见过一面，印象不深。

也是一回生二回熟，这一下丛林第二次来到面前，高志强感觉就不那么生疏了，忙说道：“是从主任，正式到市妇联上班来了？”丛林说：“来一个星期了，谭主任还给我在大院里要了一套旧房，家都搬过来了，今天早上出来晨跑，才发现双紫公园就在市委旁边，便走了进来。”高志强说：“家里还有谁？那一半呢？”丛林说：“那一半一起生活了两年，去年他要去日本，拜拜了。”高志强说：“这么好的机会，你怎么不跟了去？换了我早就漂洋过海了。”丛林说：“我是个民族主义者，日本鬼子在华犯下滔天罪行，却不肯认账，连首相都要去参拜靖国神社，我最恨的就是日本鬼子，我会去吗？”

这个丛林还真有点意思，高志强这么想。却不想讨论这些过于严肃的话题，抬头去瞧头上盼紫亭三个大字。丛林也抬了头看起字来。她说：“小时家父教我练一种叫颜体的字，好像就是这个样子。”高志强说：“你还练过颜体？到时到你那里讨幅墨宝，你别小气哟。”丛林说：“高书记您别笑话我了，我那哪叫练字，那叫画鸦，画了两天，不耐烦了，秃笔一扔就再不肯练了。”高志强说：“这还真是颜体，出自乾隆年间一位姓颜的知府之手。这位颜知府因为跟颜真卿同宗，一生习练颜字，渐至出神入化的地步，从这盼紫亭三字，便可看得出来。”

听高志强这么说，丛林就越加专注地瞧起这几个字来。见丛林那认真样，高志强就来了兴致，给她说了一个典故。原来这个公园就叫做盼紫园，山上也只有这一座盼紫亭。那位颜知府不是临紫本地人，从小死了父母，是他那个做官的舅舅将他供养成人的。这一年颜知府的舅舅做了临紫地方官，他也跟着来到了临紫，住在盼紫公园隔壁如今已成为市委大院的府衙里。当时姓颜的还是一个未曾

入仕的举人，考了好几届的进士都没中榜。为了准备来年的大考，他天天都要跑到这个盼紫亭上来，登高望远，发奋苦读。也是功夫不负苦心人，第二年他便金榜题名，高中进士，先在别的地方做了几年官，不久又像他舅舅那样调任临紫知府。

颜知府当然感激这个让他一举高中的盼紫公园，出资重修了亭子，并亲自用颜体题了盼紫亭三字和两旁的对联，让匠人刻好挂到亭子上。望着修葺一新的亭子和自己亲手写的颜体字，想起自己从一介穷书生一跃而为重权在握的堂堂知府大人，好歹也算是功成名就了，颜知府的自我感觉便好得不得了。他将盼紫亭三个字细细地琢磨了一阵，心里说，好一个盼字，用在此处当然再也恰当不过了，但此时此刻，自己的心情又岂是一个盼字所能表达的么？十年寒窗无人问，那已是旧话，如今官至知府，已经心满意足，那又何盼之有？沉吟半晌，颜知府猛抬头，见前面另一个山头巍然屹立在那里，心头就动了一样欲望，于是抬步下山，精神抖擞往那个山头走去。到得山上，回头远望，就见那条紫江逶迤而来，似要扑入胸怀。颜知府一下子兴奋了，豪气顿生，对身边的随从大声说道，在这里再建一亭，名字就叫迎紫亭。

不久这个迎紫亭就竖了起来，迎紫亭三个字自然也出自那位颜知府之手。正是阳春三月，莺飞草长之际，颜知府挥镐铲土，在亭子周围栽下数株樟树和玉兰。后来每年的这个时候，颜知府都会带着随从上山栽树，或松或梧或杨或桂。在临紫任职数载，颜知府兴修水利，筑路架桥，奖励耕织，为地方办了不少实事，深得民众爱戴。与此同时，两亭周围的树木也慢慢长高，成了一道绿色风景，可说是跟他的政绩和政声相得益彰。据说颜知府任期将满，就要离开临紫时栽下的最后几棵树都是槐树，意思是他永远怀念这两个亭子，怀念这片茂盛的树林，怀念这个曾给予他恩泽和施展才华机会的临紫古城。

典故到这个地方已经结束了，高志强停止了叙述，侧了头去瞧丛林。丛林望着高志强，见他半天没出声，就说：“还有呢？”高志强说：“没有了。你不觉得这个故事已经很完整了吗？”丛林说：“我是说，后来的官员呢？他们难道就没有一点颜知府的遗风吗？”

高志强笑笑，只好继续说道：“后来的知府一到临紫，听人说起颜知府的故事，都对颜知府敬爱有加，不免也要学着他的样子，荷锄上山植树。这个传统就这样相沿下来，就是到了民国和解放之后，每一位到临紫任职的行政长官，都会亲自上山栽树。这两个小山包也挺有意思，什么树只要栽下去就往上疯长，即使是那些在别处怎么弄也无法成活的树苗，一旦移植到这里就会变得生机勃勃，好像是有有意要助长这些官员的意气似的。慢慢的，行政长官上山植树便不仅仅是植树了，里面似已蕴含了一层更其深远的意义。也就是说，他们栽下的树木不再只是

普通树木，已经成为他们为官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一个十分特殊的象征。任何一个做行政长官的都明白，在一个地方做一任长官的时间是短暂的，能为地方做的事情也极其有限，但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潜意识里他们或许都想在这一方水土留下自己的一些痕迹，以彰显自己的建树。那么用一种什么方式最能表达自己的心迹呢？时过境迁，什么都会渐渐淡化，包括你为当地百姓造的福祉，包括你的赫赫政声。只有你亲手栽下的树木会一天天长地，百年千年地耸立在这里，仿佛是对你为官一任的作为所作的最直观的注解，虽然并不是每一个在临紫做过长官的角色，都有资本用人格化了的树木来标榜自己。”

高志强这么随意发挥着，一旁的丛林听得入了迷，想不到这个双紫公园里还珍藏着这么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她像小学生一样盯着高志强，对方已经停止了叙述，她还没有回过神来。那轮只有夜雨过后才会如此鲜艳的太阳，不知不觉已腾出了东方的地平线，将一个双紫公园映照得格外绚烂。高志强知道他该回去了。他跟丛林道过别，顺着盼紫亭另一面的小径，半跑着下了山包，把丛林一个人留在了上面。

市委大院里此时还很安静，只偶尔有两三个打太极的老头和几个舞剑的老婆婆，在湿润的林阴道旁晃动着。时而还有三五位中小學生走过，步履匆匆，悄无声息。高志强沿着那条宽宽的石子路径直向常委楼走去，接着上了三楼自己的家。

等高志强到卫生间冲完热水澡出来，秘书马前进已准备好了早餐。高志强的夫人宁静和女儿高洁留在省城，没有跟他一起下来，他的生活基本上由马秘书打点。小马结婚两年多了，但还没有孩子，时间好安排，每天早上7点左右，高志强还在盼紫亭上，或者正被人堵在门里，他就进了屋，打扫卫生，准备早点。早点通常有三样东西，一杯牛奶，一只鸡蛋，两只德园包子。牛奶和鸡蛋是小马现煮的，德园包子则是从街上店子里买回来的。如今的德园包子随处都是，真德园假德园也不太分得清楚，但高志强从小吃惯了这种包子，就认这两个字。而且小马也说，他找的是临紫城里最地道的德园包子店，人家在这里经营有好几十年了，过得硬。

先过去开了矮柜上的电视，高志强再坐到桌边，开始吃早餐。目光则留在了电视屏幕上。整天在外面奔波，经常是早上从这个屋子走出去，一直要到晚上很迟的时候才回得来，难得有时间去开电视，只有吃早餐这阵子，才有可能坐下来看点新闻什么的。

此时电视上正在播放几条会议方面的消息，里面的内容高志强已在昨天的电脑和晚报上浏览过了。便收回目光，咬一口包子，客气地问小马吃过早餐没有。

小马恰从卫生间出来，手上端着一只塑料盆，盆里是高志强刚换下的衣物，正准备到阳台上去开自动洗衣机。听高志强问自己，小马就停住步子，说：“我在家里吃过了。”高志强说：“小蔡出差回来了吗？”小蔡是小马的夫人。小马说：“还没回来。”高志强说：“我说了，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就跟我一起吃。”小马说：“我吃不惯牛奶包子，还是自己做的酸辣面可口。”高志强笑了，说：“你那酸辣面有什么营养？能跟牛奶鸡蛋比吗？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小马也笑了笑，正要转身，忽然想起一件事，说：“牛副书记秘书宋晓波刚才来了一个电话。”

其实高志强嘴上跟小马说着话，眼睛的余光却一直没有离开过电视屏幕。就在小马提到宋晓波的电话时，电视里一条重要新闻把高志强的目光完全吸引了过去。高志强也就对小马的话不是怎么在意，只随口问了一句：“他有什么事么？”小马说：“他没说什么，只说你回来后给他去个电话。”高志强说：“知道了。”全部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电视屏幕上，连举起来的牛奶杯子都定格在唇边，仿佛电影中的特写镜头。

原来电视里正在播报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那个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赖昌星花一个多亿建造和装修了一栋红楼，用金钱和美色把六百多名党政领导和海关要员拖下水，平均每年偷逃税款高达一百多个亿。高志强粗粗匡算了一下，临紫市八县两区七百多万人口，每年财政收入才十二三个亿，一百多个亿相当全市十多年的财政收入。至于市本级每年的财政收入也就两个来亿，一百多个亿意味着临紫市本级政府要用半个多世纪才收得上来。

高志强忽然想起去年临紫市交警给走私车上户的事，那些走私车说不定就是从赖昌星的走私货轮上卸下来的。也是出于临紫市财政太困难的原故，给走私车特别是周边省市开过来的走私车上户，可以给市财政增加一千多万的收入，所以市交警一提出这个办法，就得到了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支持。谁想不久全国性的打击走私行动大张旗鼓开始了，省纪委接到举报后就派出由熊副书记带队的检查组，直接进驻了临紫市交警大队。这种形式的检查组也不是头一回到临紫来，接待好一点，送得厚一点，也没什么大了不起的。不想这次检查组呆着就不想走了，说是来之前上面有指示，该抓的坚决抓，该免职的坚决免职，刺刀不见红决不罢休。没有办法，市委常委只得授意市检察院，抓了市交警大队队长和财务科长。不想检查组仍然不肯走，说临紫市的整改力度还不够，他们还要促一促。为此，市委文书记和市政府雷市长，带着分管工业和农业两个口子的副书记副市长上省里参加全省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动员会议前，还特意吩咐高志强和分管交警的毕云天，他们不在的时候，一定负责接待好检查组的人，争取有个妥善的了结。

走私案的新闻放完后，高志强看看墙上的石英钟，见上班时间只差一刻来钟了，便关掉电视，准备出发。小马立即给高志强递上衣服和领带，并夹了高志强的公文包候在门边。

十分钟后，两人便一前一后进了市委办公大楼。上到三楼，小马打开副书记办公室，斜斜身，让高志强先进了门，自己才跟进去，将公文包放在办公桌上的电脑旁。接着从包里拿出一只竹壳玻璃杯，用茶几上勤杂工早就打好的开水清洗一遍，泡上新出产的临紫本地谷雨茶，小心端到桌上高志强刚好伸手就够得着的地方。此时高志强已落座于桌前的高背沙发上，顺手拿过杯子抿一口，习惯性地打开了桌上的电脑。同时吩咐小马说：“你去秘书科看看，有没有我的会议通知和信件。”小马点点头，退到门边。转身正要出门，又回头对高志强说：“您别忘了给宋秘书去个电话。”

“你放心吧，我会的。”高志强说道，眼睛却依然留在电脑屏幕上，右手食指快速点击着鼠标，将自己的电子信箱打开了。里面有一个新邮件，不用说又是戴看兰发过来的。点出邮件，里面只有一句话：中午兰溪屋见。

高志强的脸上立即浮出一丝会心的微笑。戴看兰是他的大学校友，现在是省委组织部的处长。他们是多年的知己了，过去主要通过电话联系，近两年普及了电脑，他们的电话打得少了，经常彼此发发电子邮件。还在聊天室里申请了自建房间，觉得发邮件不过瘾，需要对话，就先在邮件里约好时间，到时到他们的自建房间里聊上一会。戴看兰给他们的自建房间取了个很诗意的名字：兰溪屋。

兰溪两字源于一首美丽的唐诗。高志强和戴看兰多年的情谊，就是从这首美丽的唐诗开始的。

退出信箱后，高志强浏览了几条新闻，就把电脑关掉，准备给宋晓波打电话。也不知宋晓波一大早打电话给自己有什么事，但他知道领导秘书的电话总是很重要的，有时秘书的电话甚至比领导本人的电话还要管用。高志强给原省委晏副书记做秘书时，他老人家许多重要意图和指示，都是通过他这个秘书传达出去的。高志强想，说不定宋晓波这个电话对自己非常重要，可不能随便错过了过去。他抬了手就要去拿电话。也是不巧，偏偏这时有人进了办公室。跟领导秘书打电话，外人在场总有不便，高志强就把手缩了回来，对来说：“银秘书长，你找我有事？”

银秘书长脸色有些难看，站在高志强的桌边，用一种无奈的语气说道：“信访办秦主任刚才告急，郭宝田又领着一伙人上了火车站，准备去省委上访。”高志强说：“这秦主任也是没用，既然知道郭宝田去了火车站，他不知道安排人去拦

住，却只知到市委来告急？”银秘书长说：“他就是从火车站打来的电话，郭宝田根本不买他的账，说就是文书记和雷市长亲自出面，他们也不会取消这次行动的。”高志强没好气地说：“文书记和雷市长在省里开会，你去把他们请回来再说嘛，找我干什么？”

银秘书长一时语塞，却仍站着不动。高志强知道自己今天如果不出面，这个银秘书长是不会从这道门里走出去的，只得站起来，夹了公文包往门口走去。

这个郭宝田是临紫市有名的上访专业户了，临紫市信访办和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一听到郭宝田三个字就头疼。高志强已和郭宝田较量了两回，早对他有所了解。郭宝田是供销部门的退休职工，祖辈居住在紫东区郭家冲。由于郭宝田有些文化，办事公道，又有点子，郭家冲人闹了纠纷相持不下，或遇到什么困难解决不了，都喜欢去找他，他呢，也乐于出面，最后总有办法把事情摆平，渐渐就在郭家冲一带树立了较高威望。早几年紫东区政府在郭家冲投资建设经济开发区，征地补偿办法是有红头文件做依据的，也就是先把原居民的房屋征过来，新楼建成后，再补偿给原房屋主人同等面积的一楼门面，至于二楼以上房产则归开发商所有。以旧房换新门面，居民开始都认为合算，没什么异议，慢慢便意识到还是吃了亏，因为表面上旧房的面积补了回来，但实际上原来祖祖辈辈只归自己一家所有的地皮，已暗中被拥有二楼以上房屋产权的开发商瓜分了去。大家找到郭宝田一商量，郭宝田也觉得这个想法有道理，就出面找了区建委和开发商。区建委和开发商拿不出太多的理由说服郭宝田他们，但又不想在政策之外多给居民补偿，郭宝田一伙人就拿着状纸，从区委区政府一路告到市委市政府。高志强细想郭宝田他们的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便责成区政府，从城市维护配套费里拿出部分资金，给居民们作了点适当补偿，才总算了结了这桩公案。

如今郭家冲碰到了更加严重的事情，又非郭宝田出马不可了。据说此次是因为有人在郭家冲地底下开采石膏矿，矿井都挖到居民楼下面来了。郭宝田担心哪一天居民楼塌陷下去，先是带着几个人去制止开发商，开发商理都不理他们，说他们手续齐全，属于合法开采。郭宝田只得回头去找紫东区孙区长，孙区长说：“开采郭家冲的石膏矿，是市领导打了招呼，由市矿管办考察评估，经多方验证对居民构不成危险，才审核批准的，你郭宝田少给我兴风作浪！”郭宝田没法，只得到市委来找高志强。一方面，高志强确实对情况摸不太准，另一方面，也不想过多插手政府的事情，要郭宝田还是去找市长雷远鸣和常务副市长欧阳智。雷远鸣和欧阳智把郭宝田训了一顿，说：“石膏矿的矿井离地面七十多米深，而且距离居民区相隔数百米，你郭宝田是不是吃饱了撑得难受，没事找事！”郭宝田见解决不了问题，便带着郭家冲的人，要到省城去上访。

高志强和银秘书长匆忙赶到火车站时，政府那边的副市长毕云天已经先一步赶到。有几个老百姓要去省里上访，市委市政府都紧张地跑了来，这听上去有些大惊小怪的味道，但在市县党委政府中却已是家常便饭，一点也不稀奇。如今经济体制正处于转型期，政府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格局正在悄悄发生变化，各种社会矛盾随之浮出水面，告状上访的事情在所难免。但去上面告状上访的太多，既给上级领导增加不必要的麻烦，同时也说明地方政府无能，上面的看法是要大打折扣的。加之从中央到地方，对信访工作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强调了又强调，地方的问题地方要自行解决，决不能把矛盾上交，给上级党委政府带来太大的压力。前不久省委还对上访人数和批数排在前几名的几个地市，做了严厉的通报批评，决定今后每个季度都要排一次名次，然后按照这个办法通报全省。国民经济或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排在前面，地方党委政府那才光荣哩，这上访人数和批数排在前面，谁的脸上都不光彩。所以文书记和雷市长离开临紫上省里开会之前，才特意召开常委会，对社会综合治理和来信来访工作做了重点布置和安排，反复强调决不能出任何乱子，要不高志强和毕云天他们也不会一听郭宝田要带人去省里上访，便家里着了火似的，手忙脚乱赶到火车站围追堵截了。

见毕云天和秦主任他们正在候车室跟郭宝田一帮人周旋，高志强带着银秘书长先去了车站办公室，把站长和车站派出所所长找了来。高志强简单将情况说了一下，便带着站长和所长来到候车室，指着郭宝田他们说，凡是到省城去的列车，你们都要派民警守住进站口，不让这帮人上车。两人点点头，立即安排民警去了，高志强这才向郭宝田走过去。

见了高志强，毕云天正要打招呼，郭宝田先开了口：“高书记您别见怪，我听您的话找过雷远鸣和欧阳智，他们不理睬，我们才不得不出此下策的。”高志强说：“老郭你说句真话，我对你怎么样？”郭宝田说：“高书记您是个好领导，前次房地产补偿的事，如果不是您，我们一分钱也不可能拿到，这个我郭宝田和郭家冲的人都记在心里。”高志强说：“我也知道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我表示感谢了。”又说，“你要上省城去，我也不反对。但你要搞清楚，文书记和雷市长上省里开会前，把临紫的事全权交给我和毕市长，我们就有责任维持好这个局面。你倒好，早不去省里，迟不去省里，偏偏这个时候去省里，这不是跟我和毕市长过不去吗？”

郭宝田嘻嘻而笑，说：“高书记您的意思，是要等文书记回来，我们再上省里去啰？恐怕还没等文书记回来，郭家冲就全沉到地底下去了。”高志强说：“老郭你别神经过敏，郭家冲是说沉就沉得下去的？”郭宝田说：“高书记您有空的时候，我带您去看看就知道了。”高志强说：“行呀，你现在就陪我去看看。”

郭宝田一双鼠眼狡黠地闪着，说：“您别调虎离山了，我不会上您当的。高书记我跟您明说了吧，不告倒孙麻子，我誓不为人！”高志强说：“你在临紫市范围内怎么告，我不但不阻止你，还支持你。但你要上省里去，那我坚决不答应。”郭宝田鼻子里哼了一声，说：“我知道你们官官相护，在临紫地皮上我是没办法搞赢他的，只有上省里进北京这条路。”

正说着，车站值勤人员吹响了口哨，说去省城的火车就要发车了，要大家排好队，准备进站上车。郭宝田就撇下高志强几个，带着一伙上访人员往进站口奔去。

到了进站口，郭宝田就拿出车票，让值勤人员验票。值勤人员对他的票表示怀疑，让一旁维持秩序的民警再辨别一下。那民警在票上瞥一眼，也没细瞧，对郭宝田说：“你这是假票。”郭宝田叫道：“出鬼了，刚在售票厅买的票也是假的，除非你们车站出售假票。”民警说：“我不管你哪里买的，你这就跟我到车站派出所打一转。”

郭宝田不肯走，民警就上前一捞，把他的手捞起来。其他上访人纷纷上前，正要夺下郭宝田，突然冒出好几个民警，将他们拦住。郭宝田于是大骂道：“你们这是非法抓人，我要去法院控告你们！”民警说：“你想告是你的事，但这里不是法院，你先得委屈一下子。”架着郭宝田就走。

其他的上访人跟几位民警拉扯了两下，见郭宝田这个牵头人被控制着走不了了，也就犹豫了一会，只好作罢。

到火车开走后，高志强和毕云天这才走进车站派出所，把郭宝田接了出来。高志强让秦主任给郭宝田几个退了票，对一旁的毕云天说：“你要去应付检查组，这郭宝田就交给我好了。”毕云天说：“也行。”正要往自己的车上钻，高志强忽然想起早上在电视里看的厦门远华走私案的新闻，又叫住毕云天，把他拉到一旁，问检查组这两天的态度有所缓和没有。毕云天摇摇头说：“暂时还没有什么迹象。”高志强说：“中午我跟你一起去陪他们吃顿饭吧，动员他们到县里几个风景区去走走。”

毕云天摇摇头，说：“那位姓熊的硬得像条卵一样，坚持不吃我们安排的饭，每天和他的人在街上买盒饭吃，到县里去就更不用提了，我试探了两次，他们理都不理。”高志强觉得事情有些严重，在毕云天背上拍拍，说：“云天，看来这次你可能会受点委屈，你得有点思想准备哟。”毕云天说：“我要有什么思想准备？无非让我下岗。”

回到市里，高志强对郭宝田说：“老郭，等我忙过这两天，就到郭家冲去看看，到时让你作陪。”郭宝田说：“高书记您要就去就早点去，去迟了郭家冲在哪里，恐怕就难找得到了。”高志强说：“你别吓我。”让秦主任把郭宝田带走。又嘱他

给紫东区打个电话，要他们来接人。这才回头和银秘书长进了市委大楼。

走进办公室，高志强端起杯子喝了口茶，正要给宋晓波回电话，常委值班室的秘书敲门进来，说是招商局的人在值班室等了一上午了，想请高志强去见见港商。那个港商初到临紫时是高志强搞的接待，对高志强很有好感，临离开临紫了，执意要跟他见一面。那个港商有意在临紫投资，人家走之前见个面，这个要求并不高。高志强只得在心里说：宋晓波你没有急事吧，我只得把这个港商打发走之后再跟你联系了。

从招商局回来已经 11 点多了，高志强拿着毛巾，去洗手间洗了一把脸，这才坐到桌边，定定神，然后打通了宋晓波办公室的电话。宋晓波却不在，接电话的人说是出差去了。高志强便去拨他的手机，电话里一个女声说，你所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过一会，再掀重拨号，电话还是同样的声音。如此三番五次，宋晓波的手机一直没能打通。见下班时间已到，想起戴看兰肯定还在兰溪屋里等着自己，就放下电话，过去关了办公室的门。回来打开电脑，输了密码，很快登录到 OICQ。进入兰溪屋，戴看兰的代号立即跳上了屏幕，后面一行字写道：你还不进来？是不是被女秘书缠住了？

高志强笑了笑，立即在自己的代号后面敲了一行字：女秘书可没你漂亮，无法让我动心。戴看兰说：你们男人真缺德，吃着碗里的，盯着锅里的，还说无法让你动心。高志强说：你是我碗里的，又是我锅里的。戴看兰说：别臭美了，你以为你是谁？高志强说：我是临紫市委副书记。戴看兰说：市委副书记？市委副书记是个什么角色？不就一个副厅级吗？你到省城来走走看，到厕所里打一转出来，就会碰上一桌副厅级。高志强说：那要看什么厕所，如果你走进北京的厕所，碰到的就不仅仅是副厅级，恐怕还有副部级。

每次进入兰溪屋，两人总要先开几句玩笑，开得很随意。高志强也觉得奇怪，这样的玩笑他们仅仅在网上开一开，两人一旦见了面，尽管也会开开心心调侃两句，却无论如何也没有这么放得开。高志强想，虚拟的东西终归是虚拟的，就像梦一样，而到了梦里，一切都是那么虚幻，因此就是彼此相知的人，在虚拟的环境里说的话，也不会太当真。谁会对梦太当真？不当真才放得开，不当真才会这么油滑放肆。但一个人不可能没有梦呀，梦也是现实的一种补充，所以好多人都愿意到网上去寻梦。高志强想，他和戴看兰大概就是因为不在一个城市里，难得在现实中走到一处，才跑到虚拟的世界里去团聚。

也许是走了神，高志强手上的动作慢了半拍，戴看兰就在那边催促道：你到底还在不在电脑旁？我还有正事要跟你说哩。高志强说：你说吧。戴看兰说：我告诉你一个消息，中组部昨天来了个电话，今年上半年要在中央党校办一个班，每

个省派一到两名地市级主要领导去学习。高志强说：这与我有关吗？戴看兰说：也许有，也许没有。高志强说：定了人了吗？戴看兰说：暂时还不太清楚。高志强说：会定谁呢？会不会定我？戴看兰说：这是省委常委领导的事，我就不得而知了。高志强说：你的意思是……戴看兰说：我也没什么意思，只不过给你提供一个小道消息而已。

好一个小道消息！从省委组织部处长那里出来的哪一道消息是小道消息？高志强跟戴看兰道过别，退出兰溪屋后，半天也没明白戴看兰跟他说这事的真正意图来。在桌旁出了一会儿神，高志强突然想起还没跟宋晓波联系上，又给他打了两次电话，可话筒里还是那个女声。高志强就离开办公室，回屋吃中饭。午休过后，一上班又继续给宋晓波打电话，还是没通。

直到快4点的时候，高志强才终于跟宋晓波联系上。宋晓波在电话里嬉皮笑脸道：“高大书记架子蛮大的嘛，牛副书记想请你回个电话，你也躲着这个时候才露面。”高志强说：“先说清楚了，到底是躲着，还是我躲着？我从上午就开始给你打电话，你总是不在服务区，直到现在才打通。”宋晓波说：“你别骗我，我们是11点多才上山的，此前信号好得很。”高志强说：“上山，上什么山？”宋晓波说：“国家林业部来了一个副部长，到你们临紫隔壁的黎西市考察退耕还林项目，牛副书记亲自作陪，想偷上午的空隙见你一面，谁知你却杳无音讯，不肯给面子。”

高志强心头一动，意识到这个时候牛副书记要见自己，一定会有什么重要事情。于是赶忙说：“你们今天不会离开黎西吧？”宋晓波半开玩笑道：“这我就不得而知了，牛副书记是来陪副部长的，人家可是京官，牛副书记怎么做得了主？”高志强说：“你就别逗我了。你告诉牛副书记，我这就出发赶往黎西。”

下午4点多，高志强带着秘书小马离开了临紫市区。黎西在临紫市的西南方向，一路上山高水深，加上路面年久失修，坑坑洼洼的，小車左右摇晃着，走起来很是吃力。出得紫西区，又过了两个县，便进入南安县地界。这时天空划过一道闪电，惊雷炸响，旋即大雨倾盆而下，前面的公路都蒙在了雨雾之中，司机小罗只得将车灯打亮，低速前行。

高志强曾在南安县做过半任书记，他最不满意的就是一条始建于解放初期，几十年没有好好维修和扩建的紫黎公路。为此，高志强曾几次上省城，进北京，要了好几千万的低息扶贫贷款，准备将南安县域内的紫黎公路扩建一次。无奈书记任期未滿，组织上就让他做了临紫市委组织部长，紫黎公路的扩建上马没几天就停了工，那几千万扶贫款一部分被新一届县委领导拿去搞了所谓的经济开发区，还有一部分被扶贫办的人挪出来，拿到广东买了几块地皮，至今地皮还没脱手。

气得高志强差点吐血，恨不得撤了南安县委领导人的职，却无奈这些人都有硬后台，只好作罢。做了市委副书记后，高志强又在市常委会上旧话重提，建议推举得力干将上北京争取专项资金，把横穿临紫七县一区的紫黎公路扩建成上等级的公路。但常委意见一直统一不起来，有的说，现在企业纷纷倒闭，工人下岗在家，要集中精力搞好企业资产重组，想法注入资金，恢复生产，以维护社会稳定，扩建紫黎公路的时机还不成熟；有的说，临紫是两千多年的老城了，过去的基本建设总是零打碎敲的，连一栋像样点的高楼都没有，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加大力度搞好城市建设，树立城市形象，以便筑巢引凤，招商引资，形成以城市经济带动县区经济共同繁荣的大格局，至于紫黎公路这么多年都过来了，黎西市又不是什么经济发达地区，缓几天搞扩建，也无碍临紫的发展。一个巴掌拍不响，光高志强一个人喊叫几声，那是撑不起台子的，紫黎公路的事就这么拖着，直到如今还没有列入常委的议事日程。高志强想，有一天如果自己主政临紫，那一定要把这条公路的扩建搞起来。

大雨还在下着。小车开出南安地界后，又过了三个县，抵达临紫市最西边的宁阳县。路面一下子开阔平坦起来。小罗长出一口气，说：“整个临紫市就宁阳县的路是人走的。”接着一踩油门，小车飞速往前飙去。高志强知道这是毕云天的功劳。毕云天曾在宁阳做过两届县委书记，他是下死决心，顶住种种不同意见，才把这段路扩建起来的。说句内心话，在目前临紫市委政府两大班子里面，高志强最佩服的也就毕云天一人。毕云天做县委书记时的事不说，他任市政府副市长后，无论是分管城建交通，还是文化教育，哪一样都有所建树，不像一些万金油干部，安排在任何位置都会把报告做得头头是道，把权力运用到极致，但就是不干实事。高志强想，如果由自己做市委书记和市长，一定要给毕云天压副重担，至少也得任他个常务副市长之类的职务。

出了宁阳县便是黎西地域了。雨开始小起来，慢慢便停住了。高志强问前面副驾驶室里的小马几点了，小马瞧一眼方向盘下的时间，说：“9点过10分。”高志强说：“五个小时才走了二百多公里的路程，如果路好，又不下雨的话，最多也就三个小时。”又发扬民主道：“你们饿了没有？要不要找个地方解决一下肚子问题？”小马说：“小罗你看呢？”小罗说：“趁现在雨停了下來，快赶路吧，到黎西再吃晚饭也不迟。”小马也说：“是呀，看这天色，过一阵这雨说不定又会下下来的。”高志强说：“好吧，到了车上，你们是领导。”小马小罗就笑笑，不再吱声。黎西市这边的路好走得，10点多车子便进入了黎西市区。一条宽阔的水泥大道展现在眼前，两旁是整齐划一的灯柱，一盏盏彩灯高悬其上，把一条大道映照得五光十色，壮观无比。小罗放慢了车速，仿佛是想多欣赏几眼这难得的好景。小马